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絅山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王宫

綱山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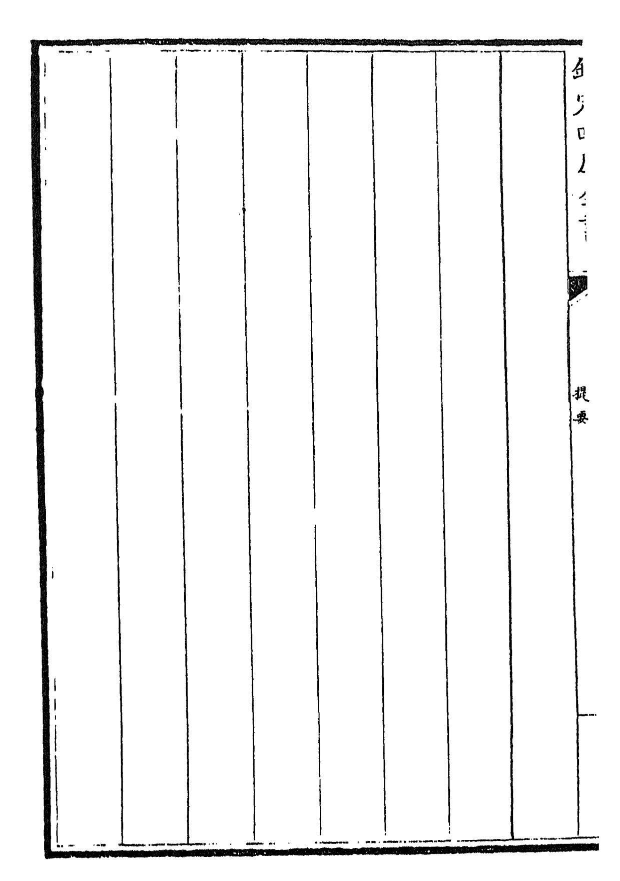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綱山集八卷宋林亦之撰亦之字學可號月漁福清人林光朝嘗講學莆之紅泉及卒學者請亦之繼其席趙汝愚帥閩以亦之行業上於朝未及用而卒景定間贈廸功郎學者私謚文介先生亦之得光朝之傳

以闢異端明正學為己任其文章亦以峻潔簡峭為工原集刊於紹定辛卯劉克莊林希逸皆為序之其推重甚至今觀集中所載祭文多至六十餘篇祝文聘書又二三十篇以及青詞募疏之類不軌於正者亦攙入其間編次殊為猥雜葢必其殁後遺文零落門弟子掇拾叢殘不加別擇遂至瑕瑜並見未必盡出其生平得意之作然艾軒流派當時實

自成一家其詩法尤為嚴謹充莊謂亦之律詩高妙處絶類唐人希逸則謂其格制精嚴趣味幽遠具吾宗正法雖所評不無太過要其研錬遒密亦自有能别開生面者即寥寥數章固未嘗不足以稍覩崖畧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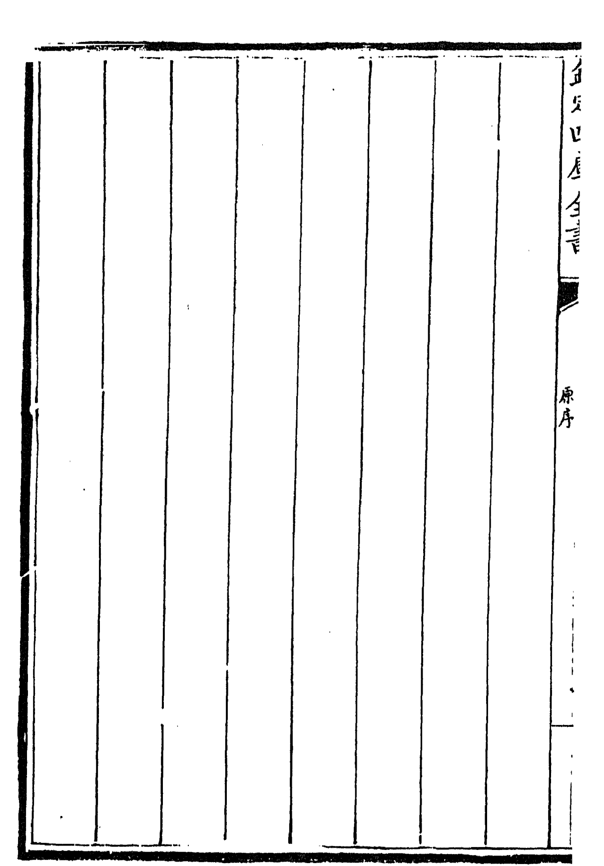

提要

綱山集原序

學必有師師必有傳人揚雄之徒以侯芭為傳人受業河汾之門者衆矣以董常為傳人侯董皆窮鄉匹士功業不著於世而師道之傳在焉隆興間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去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第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十載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遇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亢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余

嘗評艾軒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他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奥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逼真或可亂真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也形也至於網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得少陵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絶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他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子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絶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與網山之嫡孫行林侯肅翁交友肅翁既序其遺文矣

克莊復識其後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
月魚先生前史官劉克莊序



網山集原序

儒者之學難成矣學成而窮不售則以空言傳此不能於人能於天者也然巖谷之藏草木俱化非附青雲之士則姓氏且就湮滅其言豈盡傳哉是區區者可必乎或曰芸芸之生宇宙一律其間傑然以人物名者千百年幾見哉於人物之中卓然有見於斯道者又幾見哉雖不幸擯棄於人以死意其言語文字之遺鬼神必且珍惜之决不至委擲於他日令夫泮沍禪仍衰榮霍忽

其摧敗朽落鼓萬物者何嘗少靳之至若劒埋鼎沉一混泥滓則精芒夜出妖怪見焉必使華赫震燿而後已豈非以其不輕得故亦不輕委歟見伏遲速特以時爾然以余觀之月漁氏竊惑焉據槁梧吟空山生無一事如其意年纔五十死死未五十年而子孫餅盎不守松楸且幾禿身前後之窮有不可道說者遺文僅數卷獨吾徒猶有知之至示之他人莫不掩鼻嚇去是豈能必傳者哉果傳也不應擲棄至是儻所謂鬼神是耶非耶

雖然未可以耳目懸斷也千載而下烏知不有月漁者乎人心具存太虛亡恙然而無有乎爾孰曰無有乎爾或者之說尚庶幾焉吾黨寳而竢之可也先生諱亦之字學可姓林氏吾邑龍江人受道於艾軒自號網山山人月漁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請而祠於縣庠也今上辛卯後先生之生百有三年承學從事郎新平海軍節度推官林希逸謹序

希逸甲申客壽陽嘗集艾軒月漁二先生之詩序而

名之曰吾宗詩法今十有五年躐甫以是集来求余文俾書其首故帙偶遺追憶不復得手先生之文重有所感因更敘數語云爾若其格制精嚴趣味幽遠具吾宗正法眼者當自知之不待予言也既書遂以歸之横塘劉氏

綱山集卷一

宋　林亦之　撰

古律詩

奉題林稚春爿菊花枕子歌

故人所說菊花枕似把水九月下飲秋水一雙明炯炯數在青囊第一品狂風江上吹蒹葭此物往往得之嵇康阮籍家閉門誦書二十年眼睛損盡生空花建陽小

作著頭書殘更燈火亂蟲魚石渠文字大如斗場屋歳
月又不偶却来南山青草邊東西四至盡爲菊花田手
提長筐向山曲一下收拾三百斛昨者昏寐才起来解
把簷頭小字讀乃知妙物通羣一作神仙一切藥裹應棄
捐
奉酬稚春梅花行稚春云草堂梅花一枝大不凡新詩見餉却不曽寄花来因道此意以奉酬耳
草堂梅花千萬枝新詩品題何太奇可憐一枝非凡羣

賞心何人空自珍請與君談別花人如或見之當俯身
西湖一帶何蒼茫娟娟數枝臨水傍上有幽人眉骨横
終日對花情意生花如秋月照芭蕉人似春風吹野苗
人與花枝自相親一篇至今吟如新胸中若有一點塵
縱對此花無精神平生不識市沽兒四更誦書長苦飢
摩挲此腹遶疎籬笑折花枝花自知

戲題稚春杜少陵詩集

十年蕭蕭去武林槖中唯有謫仙吟君今失意還山窟

少陵詩集如明月自恠平生每相似窮愁嗜好亦如許飯顆山頭舊相逢安得娟娟同處所故人語我明年冬或騎大馬長安中或倚書樓頭如蓬即見雙劒終然同我聞此語驩且劇視君狀貌如其筆兩目津津可終適此物應蔵月魚室月魚文字非時好已問莵裘吾將老綠煙亭下黄花時兩手抱取歸柴扉

和李監倉謂欲遊龍卧山以海風大作不果往

枉冢龍卧篇如睹藤蘿境十年掐隱士欲到此山頂坐

石誦離騷𢷬水弄清影無人同荷鋤長愢林下景昨者
逢李侯一笑便驩領爲言有明月公事且暫屏騎驢學
賈島捫蝨嗔王猛雙鑣雲外来斜帽不須整夜投㧗提
宿聽雨寒更永論文到昌黎說詩笑匡鼎悶人數日風
何時發深省

丁亥九月十六夜偕李監倉宿龍卧山中聽雨看
月同時事也所謂魚與熊掌兼得之賦詩一篇
以紀其事

相喚此山来狂風吹我衣把酒桂花下山雲片段飛掩門雨初滴開門月還上倚樹看月明半山聞雨響人間有佳景詩句頗發越何曾似今夕聽雨還看月

九月晦日登烽火山

興来走上烽火山著足不定秋風寒四邊黄茅滑如雨低頭一看毛髮竪幾年要到紫菜鄉大練小練并東牆如今一時在眼傍白雲浮水天茫茫酒闌更欲弔虎屋無端日脚相催促一奴髭鬐一跛足逐我下山如野鹿

見獨斯行叔綺子為赴春試一出江頭送别殊令

牽懐聊為巴闗行一首以道此意云爾

巴闗獨還歲月深相送出門自沉吟十年交舊總如許狂歌一曲傷人心令人讀書如過客壺飱只向市頭索吾曹苦思腸幾穿安得相逢不索莫念我平生典墳六月北牕長閉門雕肝篆肺得一句旁人袖手評其文思量至此復一笑如何躍馬追年少我今聞說有場屋兩耳如聾怕聽得䌌山山下月魚亭就船買魚活煮羮

何時挾册此来歸議論不到吾縱横故人年幾今猶未
正好欵門問知已時命相遭不用多或在半言幷片紙
老人校書紫雲樓相見或問吾因由為言索處海水頭
蓬莱方丈不可到此心日夕徒生憂

秋夜同章三十九弟次邠宿延慶山中紀遊一首

芭蕉月上照牕扉屋裏老僧眠不知起来樹根飲一盞
舉頭忽是三更時藤蘿一處一處好我亦持盃隨處坐
山雞忽叫野鐘鳴滿地西風愁殺我

古意

深夜步秋檐明月照石階所憶不可見乃愛徒興懷我欲掛天帆長江風浪摧我欲跨緑耳蒼林煙雨回只有坐長想佳人安在哉何時覿来袂雙目冏冏開

邑大夫范文處義寵示廣陵餘事泠然誦之歴歴慘惻如在目中輒賦短篇紀所聞也

嘗閲淮南圖蕭蕭草屋少人居及讀廣陵集惻惻我心欲垂泣吁嗟戀鄉國生死不肯去邉笳纔一動殺戮先

此土可憐此土人父子無白頭不死於飢即死戰性命只在道旁溝更聞維揚有鬼市銅錢須臾變為紙都緣白日殺人多所以寃魂有如是君侯壯思凌雲空青衫匹馬戎幕中當時轅門眼所見長歌短歌淚如綫少陵嶇崎夔峽路一切悲愁託詩句至今太史不足憑惟有此詩為可據紹興辛巳淮楚功紛紛予奪或異同他年石渠訪遺事為說東陽有蔚宗

范宰登瑞峰塔續蒙寵寄古篇輒次來韻

平明眺遠目蒼波吐紅暾已瞻大鼇綱復矚鷗鷀門宿

醒雖已解衫襟猶酒痕憑陵不可羈往往天欲捫却憶

去年時舟役勞朝昏幼婦帶桎梏嚼飯不敢吞今年復

此役溪山恣討論為有陶元亮心胸如阜坤

范宰見寄遊草堂誰謂漁鹽市之什輒同賦一篇

不用元白唱酬之法

誰謂魚鹽市乃枉大夫軒既登雲霞觀更尋薜蘿村松

枝何夾道萱草況當門借問阿誰家此為故人園倚竹

坐半日論詩到初根愧無捫蝨姿敢辱輟鸞言勞勞青衫客莽莽紅塵奔所至有山水何曾解討論君侯食肉相杞菊為心䰟一縣固多事終朝如山樊行旌遇佳勝呼賓羅芳尊有此幽寂趣從容以剸繁

范宰同鄭簿公敏應尉振送戰船至海上招野人同遊賦得可月湖一篇奉呈

可月湖邊送戰舸長嘯便欲凌清波好風吹帆如去馬衆曹若可雙手把青天無雲水初漲一山兩山浮水上

平生膽意少羈束叩舷長歌心益壯生平誦書口啾啾何似一日觀滄流厖眉太史足重繭盡驅百怔歸筆頭羣公楚楚皆人物我亦自忘布衣拙恢諧莫續濟川君可無一詩記明年（一作月）

丈人行答通平林薄（丈人乃泉州人嘗客紅泉與艾軒論樂律網山不知其姓名但稱丈人尊之也其後乃子又寄書於林宜季石笋之喻美之也）

祖龍一出羣儒怒滔滔稷下如抽縷樂以聲傳非文字千年闕斷無人補昔有丈人壺山前紹興甲寅乙卯年

定律不待絫黍起瓦缶皆可成宫徵更言吹律隨隆汙
百世不以一聲拘此法漢魏周隋無紅泉得之延坐隅
一時河漢東西奔姓氏胡為旅人門我欲栩栩還皇墳
要以六琯為根原九簫鼓吹百物和羽衣狼藉漁陽戈
須信樂能召太平非是太平為樂歌丈人宿草飛毿毿
乾旋坤轉誰更堪忽有尺紙如春蠶遺音石笋天一南
三更把書不成眠四更起坐霜月懸五更開門欲上馬
至竟此人何山下

賀江宰濤生朝

清秋八月月末旌河陽市上謳聲傳今年百姓杯飯足敢不祝公長命篇青衫白馬鳴琴初適逢吁嗟舞羣巫日維對案愁眉紓退食皇皇雙頰癯家雖貧困仰母慈村村樂業無逃逋況此一熟十年無東家西家禾滿車窮儒如儂四壁立亦有甌窶可讀書縣人安得此豐歲實以善政吾非諛昨者越上人苦飢公一主簿何能為自穿滄海告隣糴所視身命半縷絲長風駕浪海波黑

舟人各各面如墨尚據胡床取紙筆為文憤怒罵風伯翩翩盛名日以起四海識公從此始總為六鼇帶歸去何哉雙凫更来此陰德由来活人多龜齡鶴筭定爾過况當竹下圍棊日繽紛百福連山河荆楚風俗八月初四日鄉人於竹下圍棊勝者獲福也

奉酬監鎮梁丈所惠臘梅之什

臘梅好好花枝閒官亭楚楚歲事闌思量窮冬損情思感激芳意生容顔孤標不是如許骨野落可能禁此寒

誰信魚鹽屈詩客三更遶樹興未殘

答稚春送瘞鶴銘

烹魚蒙尺牘瘞鶴有殘碑老去無他好朝来愜所思幽懷增感激妙處自傾欹喜劇還生嘆如今愛者誰

答稚春所寄詩卷

不見幾多日詩篇句句新況吟堪膾炙塗抹更精神世俗難知巳文章却解貧竹窻休苦思思苦轉愁人

草堂同爨呈稚春

雲錦堂前花作堆尋幽養靜屬吾儕高高下下黄柑樹
曲曲斜斜碧草階數點遠山如越縣一條寒水似秦淮
龎公父子能留客我亦三年忘客懐

奉酬監倉李丈金橘銀魚之什

為有風流賀季真道齋從此往来頻錦囊牙軸詩千卷
金橘銀魚酒一廵見我每呼蓮社客看君還是竹林人
有時夜話寒更盡明日相逢語又新

九月登龍卧山

丁亥九月同李監倉宿龍卧山越三年復與二曹叔姪海陽章尉爲此遊而監倉已沒矣今兹九月二曹幷海陽又不可見首尾凡八年有是存沒對酒悲慨情見乎詩

復此雲山飲吁嗟空自勞三迴看杞菊兩度歎蓬蒿昨者唯傷李如今更憶曹海陽真俊逸一等野墳高

題

九月遊龍卧山留一夕明日值雨坐超上人房偶

野興更周遭應遲問大刀山房逢雨好人意與秋高多謝烹鮮乳還令厭濁醪重来須累少欵欵聽蕭騷

歲晚山樓書懷

儺鼓逢逢起江邊歲又除哦詩猶古木高枕尚僧居脚垢時忘洗頭蓬月懶梳自應塵事少非我故耽書

秋試歸訪緑煙亭

竹逕縈紆去相逢情若何江從木杪見秋向菊邊多謾有風濤想如今歲月過唯於交舊裏聽取碧雲歌

陳文煥秀才所宅近市憑樓一望西山宛然隨几案中縣之豪雋唱酬不下數十百篇野人後来承聽許不必次韻故為之賦一首

西山簷外見何必鹿門行近晚市聲合疎簾野意生終朝如此好初月更多情却愧才華鈍三年句不成

縣學東軒

莫道東軒惡朝来意欲迷平田飛白鳥高木叫黃鸝林闕孤峰出簷低遠樹齊雖然有佳趣那似海門西

江上

敗絮滄江上柴門落日中論文誰與共覓句不須工壯思如秋葉搔頭似老翁崎嶇村浦路敢自說豪雄

陪范明府與諸同官飲新亭是夕以莞爾榜之因賦此詩

把燭新亭下迂踈一作踈狂聊爾歌酒緣人品勝官要野情多燕豆客俱好漁竿人亦過誰知武城笑深自惜蹉跎

瑞峰院夜語奉酬鄭簿

百級上層巒呼鐙同所歡甆杯真有道行李似無官妙語勝熊掌疎才愧鷫冠古人相見意不作酒肴看

江樓陪范長官宴自警一篇戲呈鄭主簿

幾回過海上此日暫躊躇未盡尊前酒還奔使者車官人無少暇賤子敢安居一畝芭蕉圃如今要自鋤

奉送范宰秩滿還東陽

語違今幾日猶更上層巒一作征鞍戀情自緣君子吾非送長官衝寒去程遠惜別賦詩難政拙為遺愛留將識者

看

翁丈柔中同姪昭文相訪留兩日既別贈以詩

委巷無過客明燈迎此翁驩欣展齒折羞澁酒缾空燒芋隨家法論詩到國風胡麻煮清棗更擬故人同

網山二首

風濤生長處土地屬東隅樹樹懸魚網村村吹鷓鴣酒旗孤嶼見書卷一山無欲趂雞豚社深慙身業儒

其二

屋舍高低住比隣活計同一作衣裳結束同笭箵嫌月白螃蠏要霜紅吠犬隨村落賣魚成老翁地鹹耕種少海熟抵年豐前此和李倉詩序某欲於䌷山下結茅為屋空乏之人徒然有此念耳新詩餉我便催促為此行且以䌷川鹿門為同日事令人轉有終焉之想今欲且畫䌷山圖掛於西壁下篇詩斗酒日游其間此便可以呼䌷山處士也買山一件徐問之未晚耳

續夢中所見兩句

長劔歌明月吳門一夜過紅樓何處是為説馬闌坡

記九月二十五夜夢中作

藥圃幽人徑桃源處士居歲時雖屢改蹤跡尚如初

延慶寫真贊二首

住山頭欲白何爾太邪揄却假舊時面丹青别換模

其二

秋雨秋山夜縱縱自横横平生無罪過不合去為僧

春晚招石門陳居士淼遊麥斜巖破新茶因讀南

華齊物論二首

叫破残花深處眠麥斜巖下畢逋前更須汲井開茶共

讀盡南華齊物篇
好好輕衫清晝便短鋤欲乞此來田只應荷蕢無青髮
且謾春風二十年

范公彌誕之辰輒述閭巷語為邑大夫壽且俟採
詩者

錦樓壽曲未須吹且聽江邊老婦詞但願年年好官長
一如官長在官時

同范長官鄭主簿送戰船至鹽嶼江上奉酬應尉

相送長江風浪輕尉仙真自好心情四更明月宿何處

魚骨山前第一程

題長樂縣靈峰寺望日亭（庚子十月十六日作）

雲母江邊有草亭分明見得日頭生一村籬落更何處

此已無天只水聲

題嚴子陵釣臺

莫向金門傲冕旒歸来却要著羊裘乾坤不是劉文叔

那得長竿釣白頭

林井伯母生日口占

由来此母如吾母再拜一巵復一巵最好年年作生日

碧蘭黄菊與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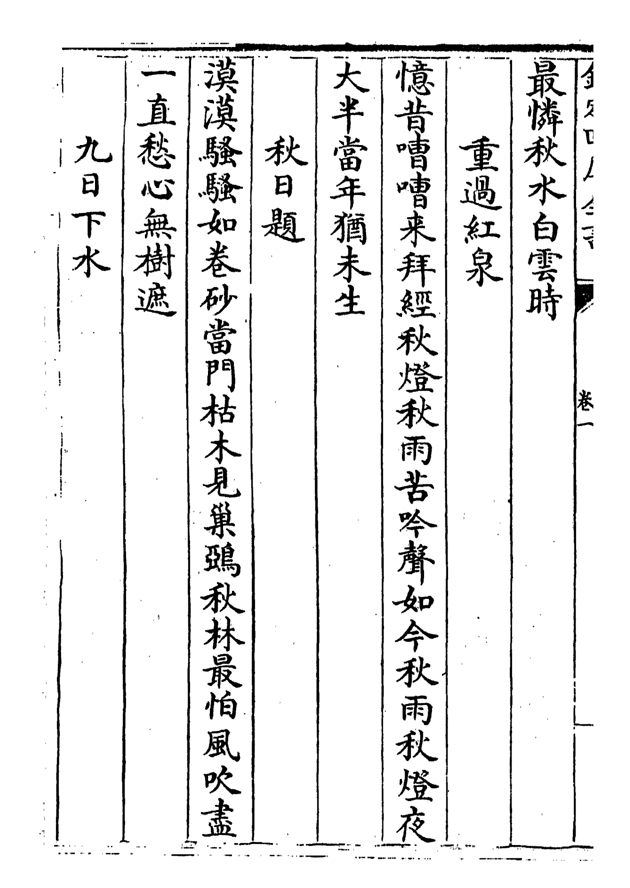
淑人生日口占

方朔曾為老侍郎麻姑来降紫雲香壽杯今日逢長至

款款長年此日長

重陽次日登城山

城山飲罷冷侵衣湖上重来月滿巵未愛疎籬黄菊日



最憐秋水白雲時

重過紅泉

憶昔嘈嘈来拜經秋燈秋雨苦吟聲如今秋雨秋燈夜大半當年猶未生

秋日題

漠漠騷騷如卷砂當門枯木見巢鵶秋林最怕風吹盡一直愁心無樹遮

九日下水

黄花時候苦思鄉急水還家一日強不道南風打頭上客船揺櫓作重陽

草堂老人和仲平頭七十宴客緑煙亭輒賦口號一章以為草堂之壽

今年七十多青裏莫把仙翁一例看再拜尊前為翁舞草堂最好是無官

辛卯歲應舉過西峡渡

白鹿山頭雲欲頽峡門灘下水如雷錦囊破裂元無用

席帽嶔崎還更來我自未能逃世俗人誰便解脫塵埃

扁舟且趂牛羊渡莫問如今第幾迴

寄精嚴谷堂惟顒老宿二十年欲訪谷堂觀筆法

因循去未得偶逢水西客況吟久之因寄此詩

隅浦娟娟古佛廬幾迴欲去更踟躕欲誇柳氏元和脚

要問隋僧智果書見說交情多雋達每慙識面尚生疎

山頭紅葉知無限可許閒人暫寓居

寄范都廂

南去封題久不聞北来數數聽寒暄聯鑣太白三千首擊柝長安十二門飛觀凌空天子國輕帆半日女兒村淵明好趣紫桑近官職高卑一作低未要論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

奉陪嚴陵史君楊校書與宗㠂山夜語一别數月欲再見不可得因寄此詩庚子十月作

鄉壘一語竟何曾却向他州逢李膺白馬千山緣覺相先生之喪史君来吊往返數十程故有此句朱憐四海有嚴陵鵝湖猶記通宵雨虎石還同半夜燈素髮相看纔兩度不知再見幾

時能楊校書云要得一書藏石室為緑新說自金陵

秋試後再寄林井伯

方國三年一合圍圜門屢戰定髙飛人如我友無青眼天豈斯文厭紫微苦縣老聃終遁去敬亭小謝未須歸丈夫謀宦非身計荔子山前有綵衣

送井伯赴上庠

紫微巷口送征鞍白社村前荳葉寒一賦雕蟲如癸水井伯曽作桂林賦千山嬴馬上長安短蘂巳自甘投老健筆胡

為未得官鳳閣起家緣六館州人更欲祝東巒井伯自號東巒子

得舍弟行可云之鹽官病後書

荷花開盡蓼花紅遊子今年秋又窮千里病眠鴻鴈影一書愁殺月魚翁天寒好處予煨芋日落何山汝轉蓬名利不成作歸計先生巳老海門東

舍弟客臨平

憑誰為問鶺鴒原燈火三更殞淚痕天遠未知萍梗迹

書来說在藕花村年華似汝寧為未埸屋如吾已懶言壁水井伯時為國子生故人今北去短長門戸好同論吳僧道潛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汀洲故詩人以名其地如柳惲云汀洲生白蘋日暮江南春後人因號白蘋洲

借冊井伯

吉貝城邊寄此身一作冬復春故鄉歸少異鄉親蜀無擔石雄何苦洛有書船孟不貧緑水孤村何處客白頭雙闕老門人令狐冒雪成圖畫還一作可許渠儂續一作接後塵

憶浮家洞

萬竹蒼蒼烏烏啼一江渺渺薜蘿西幽懷動處蘭初長好向来時月已低年歲却從為客盡家書長是倩人題疎鐘日落孤村立秋燕梁空歸思迷

寄表弟章由之為理曲堆屋廬

苦来為客竟何為宅舍荒村誰與治别墅雖無輞川畫生涯堪入杜陵詩身如燕子年年去家似漁舟處處移丹井西頭曲堆下更煩歲晚定疎籬

送林子方祕書枅赴廣東提舉

乘軺嶺外丈人回奉使天南學士来萬里家聲蠻子洞一門旌節越王臺驛辭瀨口初逢菊界入潮州定折梅莫恠襄陽負韓約芸香又好賜環催

次韻奉酬致仕通直吳七丈上元所寄之什

空齋自合冷如灰何物龍鍾似不才日日讀書無處用年年作客幾時迴君為諸老先生行我在當初最後来可忍殘春對耆舊不攜斗酒去相陪

次韻致政吳丈悅之和林縣丞褒丹桂非特之什

青山湖上宅丹桂月邉枝莿蘂元同日桐花却並時龍鶵翁不俗𧕄鳳子多竒須信三秋好先從數月期藍田一廳壁黄卷五男兒問禮當年事芹宫未頌僖

次韻奉酬林仲雨

年去又来三月强詩成未了寸心狂已無精力能穿鵠尚有頭顱可牧羊老柏縱教逢歲晚幽蘭本不為人香東膠待補猶堪戰莫道今無識繞梁仲雨次韻云萬事不成嗟畫虎一官

那得似驅羊

謝林守元仲架艾軒先生祠堂

雙闕巳嗟秋草邉兩楹誰作夢堆前幸逢皁盖行春日如見紅泉講道年工部先生天下士莆陽太守大夫賢斯文直待斯人出千載名聲與共傳林守詩云原上卧龍無起日柱頭化鶴見何年

再用前韻和林守

清詠重重畫戟邉芳題短短竹籬前政如美稷西河日

詩到黃初正始年滕國已歌慈父愛韓門更感使君賢銅魚好句關風教巴嶺賡酬只浪傳

奉寄雲安安撫寶文少卿林黃中栗

泥封款款下青冥却許麾幢換使軿夔子城頭開幕府杜陵詩卷作圖經十年去國未還國萬里長亭更短亭可信明時好人物亂猿啼處是州廳

滕王閣懷古奉呈撫州別駕兼簡戶曹

城連帝子閣西頭水遶南昌故郡流山短天長鷗鷺小

夜深雲淨月星浮澹臺墓暗竹根古孺子亭荒荷葉秋

漠漠滄江無了日哦詩莫苦替人愁

江西試罷還故里八月二十九日過飛猿嶺連日

遇雨

萬里崎嶇愁不禁飛猿更聽雨淋淋剩将暑藥凉無用

未著秋衣寒已深刻鵠雕蟲成底事牧羊餧鴨負初心

還家漸近病漸好得句自題時自吟

秋試罷重九過滄峽

野濶村歸如暮鴉路沿溪曲似春蛇不諳水土愁多病一作屢眠野館愁為客忽聽鄉談喜近家一帶青山將屋繞數行一作埜綠竹倚門斜年年逆旅逢重九今歲須看籬下花

同安撫趙子直汝愚餞朱晦菴於懐安二首得重字

祖帳寒梅白未空已看新葉綠重重八州斧鉞送行客十里旌旗遶暮峰北斗獨高韓吏部南州爭慕郭林宗一時賓主俱豪傑敢道招要到野農

虎夷長想蕙蘭蹤螺渚幸修桑梓恭詩造本情天下誦學傳正統世儒宗三山過客日無數四海聞人此一逢官燭行行送歸路半村無月海雲重

別莆陽史君林宗丞二首

下筆翩翩如史君年過五十始朱輪蜀山久託無家客滕國曾為貢禾人先任福倅脫印忽聞過我里攀轅尤更甚州民乍晴乍雨黄梅道好聽泥封下紫宸

扶羸十日候行期瓜葉初生荷滿池別袖難禁須進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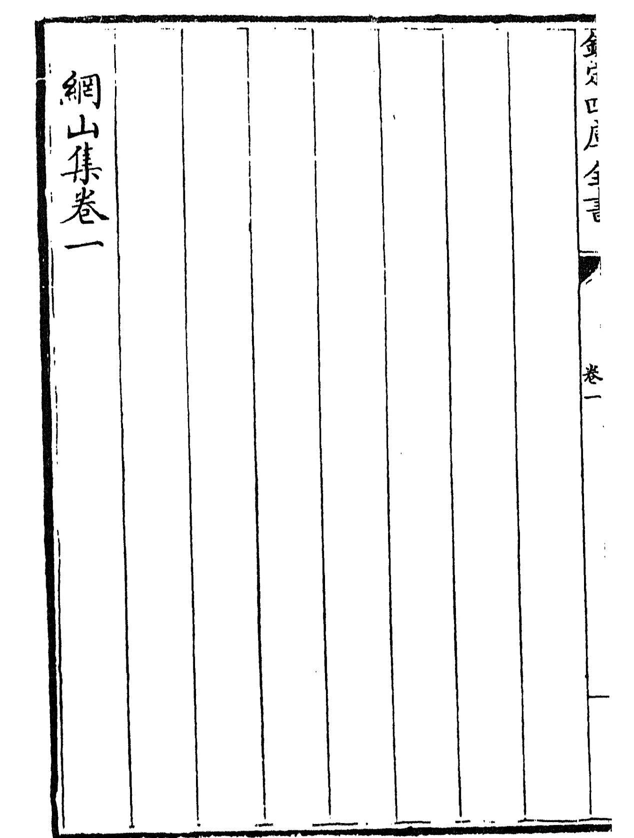
離情未足更題詩飛鸞渡口還家後老鼠梯前到闕時
士論民謡如皦日甘泉直上豈容遲
別林黃中帥湖南
清秋緌鑾馬如雲論定忠邪黑白分湘水傳呼新刺史
霸陵改觀舊將軍平生孤節人難到自此一番名愈聞
定有詔書催入覲不勞下擔楚江濆
代上陳給事峴二首
謝安舊宅翠雲環復見新牆月樣彎市近豈容三島客

樓居須向九仙山去天尚鬱金門步計日催歸玉筍班
好與衣冠添盛事一門三府照人寰
雲錦軒楹蘭玉階暫從仙仗下蓬萊良辰歌館聲聲起
明月粧樓夜夜開天上李藩批敕手蜀中嚴武摠戎才
曾知成都可教問舍悠然去即下紅泥促召回

暫還綱山井伯以詩送別次韻

暫著芒鞋歸故丘新詩吟罷恍如秋麥堆去後惟君勝
茘子紅時送客愁好句合教吾北面生年長恨海東頭

如今别袂應須惜一日能留便少留



絅山集卷一

網山集卷二

宋 林亦之 撰

挽詞

艾軒先生侍郎

典刑還似魯人初四海衣冠歸坐隅涕落寒蕪嗟不見月明蟵井白雲孤

菖蒲對客尚從容明月紅泉夢已空縱是千年有豪傑

六經人物只斯翁
繡衣曾出黄梅嶺金印還游紅藥階勲業至今人道說
幽懐長是在空齋
黄柑時候曲堆村長憶籃輿到蓽門恰是今年去年日
野螢衰草弔寒原

青龍陳君次膺四首

明月青燈合浦村北人惟此讀書園賫家風義人牢落
多少衡門欲斷魂

誰解題封忠敬堂長安白髮紫微郎斯名似不緣渠作

却最關渠淚數行

胡為春渚夢初回却是行舟恰到來數盡長亭過閩嶺

夕陽愁殺落花臺

欲哭紛靈何日時長江望斷涕沾衣夜香樓下如重到

鶴叫三更人已非君嘗以合浦書堂謁名於丈軒老人老人目之為忠敬堂蓋取武城之人

其待先生如此忠敬也斯名不緣我而生實以丈人

視此事為無愧色夜香樓落花臺謂君之東園也

餽待用明之父四首

一經教子已青裾況又行年七十餘恰好遭逢身却死
北風門外只長嘘
去年一笑荔枝園今歲重来是墓門縱有青青舊時樹
已看斜日照黄昏
寒村夜雨斷人煙却有纍纍哭野田一飯誰能弔衰草
似君此事至今傳
讀盡東床一卷書不妨蹤跡向来疎劒津紅帳為門戶
想得多多送葬車

光澤朱君（諱賡字師言）一字少裴　四首

諸老蕭蕭似卷塵不堪再見素旌新白頭縣尉苓箵浦夜雨寒㥵是舊人

長記前回過我廬艱難步屧喚兒扶莫將馬箠敲門去寒水無人野嶼孤

為官長者得聲名唯諸公堂如父兄欲作汝南耆舊傳不須多語盡平生

逌翁飛旐過前村一婦隨車一在門何處人家有三柩

髑髏山下合銷魂

趙路分丞相汝愚之父三首

三月餘干花草春天遙莫問謫仙墳長簫不要吹哀些愁殺江東日暮雲

苦學聲名聞搢紳傳家況復有麒麟漢廷玉牒先多士數盡慈恩只一人

每誇愛子對人言東觀同游有艾軒我向築場聞此語斂襟西望轉銷魂

林校尉紹老三首

落日平田何處村竹牆繚繞是髙門莫言雞黍未相識
一聽悲歌自斷䰟
白浪漫天眼自驚吳兒一見欲飛鳴何人為述膠西事
十萬樓船有姓名
華屋共言清淨想長途還作去来緣念君隂德有如此
何事春風却短年

林少朋三首 海陽四十弟屢約為海棠之集斯人不可見而公亦云亡因賦此詩不覺

潛然雨
悼之

年年二月看花時野笛小園長短吹誰道今年看花日

啾𪇰門外鼓聲悲

聞說當年歌鹿鳴黄花八月牡丹生何人為續夷堅志

好向橋東問姓名

幾回欲去醉花傍此事如今轉渺茫不獨哦詩弔金谷

更令掩袂憶劉郎

余倅父子鳳二首

廬陵別駕有慈闈到處官亭見綵衣總為青山能送老
不知黃壤卻同歸

誰唱雙棺薤曲悲前聲未斷後聲隨人間父子情何限
可忍長簫逐箇吹

盧氏母二首

為語歌鈴過野田不須淚眼更懸懸人間催促如風葉
誰是平頭八十年

小徑幽幽竹遶門閨樓終日總無言若教誦得維摩句

應愧平生費討論

哭故人曹十九秘校叔明海陽四十弟自潮州送歸柩未有哭詩故人於海陽為甥舅也況吟感涕因併以弔之

海陽天外已傷懐（海陽章闕之）白水牆頭轉自哀却是人生難得好兩年只見哭聲来

泪眼纔乾更哭君残陽破寺起愁雲故人海上能多少已見江南有兩墳

小練林承事文炳父二首

薤歌纔唱已堪嗟莫道生平隔海涯曾向䌌山圖上見蛇門東去是君家

生前莫問劉郎浦死後還看孟母隣遥想舟靈穿海出浪頭如屋自愁人

曹不占二首

年年除莫即相呼夜語如君不可無為報歲寒同社客今年不要作紙爐

有時街上斷行人猶見敲門訪子雲一種傷心向誰語

夜闌燈火只思君

鄭氏母二首

片片花飛上巳村誰將雙淚哭寒原明朝況是初三日

好把流杯為續䰟

畫樓最好緑波前萱草還看白髮生更説列御太常老

吁嗟一曲與人傳

曹廷輔二首

里巷相聞長者聲春風更有女蘿情慇勤為作愁腸曲
白日西頹月又生
緑水白鷗三月天哀簫長短使人憐草鞋踏雨同歸去
此事如今十五年
盧助教質夫二首
山中香火今誰在那聽殘春薤曲新第一傷心惟此老
父時諸客已無人
呲耶鈔軸五千卷淨几焚香心自閒蠟燭燒殘春夢斷

逢逢哀鼓弔空山

方提舉公美

馬上姿容河朔風吁嗟不見夕陽紅長江自小為隣舍
昨日歸来無此翁

横路林少皐

十年騎馬晝橋歸長記朱樓傍水湄今日悲吟想君屋
一如騎馬十年時

鄭唐仲

三閭未死已招䰟却是狂夫不要論誰肯將身縁問道

十年卧病菊花村

夏循矩先生

歎惜青燈下偏旁古字通讀殘五車去羸得一生窮末

俗輕前輩何人念此翁傷心舊時宅颯颯已如空

林伯謨

幽情千木外巧思百花前好事如吾子傷心歎蚤年桃

蹊親意悅雖曲里人憐半夜悲笳起凉天野月懸

古龍孺人曹氏林髙母

寒原何處哭下馬欲銷䰟白日數行淚黄柑十里村傳家猶墨綬聘婦盡朱門似此何多恨空漚不要論

孺人鄭氏林牧之母

國子先生宅相傳此母賢一哀孤嶼下再拜十年前舐犢貪書卷飛鸞慰暮年夕陽聊寓曲終要到新阡

丹井陳子白母二首

哀曲梧桐夜何年苜蓿盤敬夫前輩重好客婦人難十

月明朝盡孤墳落日寒鹿門催作黍此意竟長嘆

其二

嫁娶比隣近門庭古木幽槀砧舊相好蘭玉久從游雙鶴来何處孤鸞不到頭通家丘嫂行愁涕白雲浮陶侃母憂嘗有二客来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

松林林巖叟

誰學陶朱去梅花古戍旁平生踈几杖哀曲損肝腸稚子青衿儁東床緑袖長四更笳鼓動月白水茫茫

楊嚴州母

生長大夫宅来歸御史門吾兒天下寳此母里人尊九嶺三江外孤雲片月村同鄉無見日他國賦招䰟

宜人姚氏余倅之母

別駕歸来日連年哭九原白頭如此母丹旐只諸孫燈火梢榔市簫笳梅子村比隣惱鵝鴨還阻弔幽䰟

林義夫母

孟母何曽憾生前錦軸横東征鳳毛好西府玉昆榮月

葉忘言處金床寫水聲十年堂上客一曲自悲嗚

方士登母

傷心来訃日各各為淚一作沾衣慈母夜長訣郎君客未歸短山長笛慘青草素旗飛料得楚人些連篇說斷機

清遠尉林貽遠孔章

一宦辭南海蕭然百念枯里閭稱長者門巷似窮儒死日分明去生年爾汝無傷心哀鼓動寒月野園孤

迎仙致政王修職衛

晦德香泉下秋風知一作今幾回襟懷如阮逹門閥自唐來立馬曾交語寒蛩重一哀生前雙錦軸亦足慰蒼苔

黄司業定

未作鵬飛萬里程一時英俊已錚錚只應傲雪凌雲氣合得驚天動地名明月酒杯如李白暮年官職似陽城秋風癸亥古祠下多少行人淚眼盈韓退之癸亥年守潮本朝陳文忠堯佐及黄魁並以是年出守故此郡有三癸亥祠

戴少美晦之父黄石人

一聲哀管水邊閒忽憶秋風留月軒洛下書生来問字

襄陽耆舊亦過門遊梁無限通宵話訪戴如今何處村

縱使鸞封到幽壠白雲荒草不堪論

陳伯順夫婦

晴春相一一作見未多時忽嘆霜蕪雪屋非僵瑟樓前方

悼往吹簫臺下竟同歸讀書歷歷向秋樹織錦悠悠空

曉機須信人間伉儷重生年死日不相違

陳仲罕母

橘林霜後欲寒天一作黃柑時候欲霜天多記陶家作客年碧水青山如昨日白雲紅旐是新阡鳲鳩七子母恩重寡鵠孤巢婦德賢最苦哀蕭老松下漫漫瞿麥雪平田洞簫賦孤巢寡鵠娭嘤乎其下

稚春母鄭氏

他誰天外哭聲長有客歸程何太忙同爨情親如五服升堂義重比諸郎昔人澆薤蒸梨事即我浮家泛宅傍嘆息白頭陶母意中秋三日轉淒涼

蔡以之母

隣母悲歌長短聲客牕聞此夢䰟驚新鄉誰共雞豚社先世由来香火情薤曲縱教如宋玉里喪終是愧陳平傷心起望秋雲亂愁斷千山幾日程

章徽之妻盧氏

蒿里歌蒿里曲長簫悲奈何短草歎不足少年欵欵嫁夫婿今夜屋簷何處宿蒿里歌蒿里曲

網山集卷二

綱山集卷三

宋　林亦之　撰

論

舜

古今之論聖人者莫不以聖人為生知非自於學問而然也竊謂此言乃禍天下之言也舜為聖人矣舜無一日而不學此舜之所以為舜也舜之所學無書傳可見

孟子論舜謂如深山野人吾嘗即是而知舜之所學夫人小富貴則容色更改非如曩時意氣揚揚不可拘束又況朝而茅檐暮而黄屋夜而藜羹晝而玉食而氣象常如深山野人非其所學有至於是豈無所動其心此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則凡而一切皆不能動吾之心非其所見有大於堯之天下烏能如是乎古人之學必至於此然後謂之至學未至於此其英雄豪傑雖出於百王之上亦不足道也已舜之微時所謂耕稼陶漁莫不

自為之是舜於此時已斷斷然終其身不復有他想矣耕田捕魚可以老可以死無有餘不足之事及其為天子也我猶夫人也我何所加益焉故處天下之極貴而其心常如在田舍時也是窮亦舜也貴亦舜也窮之與貴一去一來而舜則無窮也古今人物如巢許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四皓嚴子陵陶淵明之徒是亦無所動其心者彼以山林為可慕軒裳為可惡有慕之之心又有惡之之心是動其心者也舜則無所慕亦無所惡故無

所動其心是之謂聖人也舜之此心蓋與天地鬼神為同本愚夫愚婦為同出朽枝槁葉為同根至乎此者謂之聖人知乎此者謂之賢人同此宇宙誰獨且無是心哉學者能於一食息之頃靜而存之則舜之此心去之千載有如皦日也作舜論

文王

古之人有不幸而處君臣杌隉之際而終焉無可愧之事者其唯文王乎商之季年天地如膏火生民如麋鹿

父食子之骸兄飲弟之血仁人君子痛心疾首孰不引領而屬之文王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江漢之國汝墳之域莫非文王之民也文王一舉手則易死而為生更亂而為治去憔悴而為懽欣文王何憚而不為之乎文王之事紂方且如舜之事堯戰戰惕惕不敢少慢德彌盛而身彌屈民愈歸而心愈畏君益昏而臣益恭者文王之心也文王之心苟或不然則天地其易位也久矣曹操司馬懿劉裕高歡之徒不獨見於後世矣君臣之

道經也非權也謂之經則萬世一定而不可易也使經而可亂則足可以為首裳可以為衣功屨散屨可以為毋追委貌老婦之盆可以寘於室之西南隅也武曰文王誠是也湯武其非也耶曰不然民飢則死民渴亦死民飢而必食之民渴而必飲之湯武之心也民飢而不敢食之民渴而不敢飲之文王之心也湯武之心如四時必至於變焉而後已文王之心如夏暑冬寒無時而可變也文王之於紂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雖羑里之囚

亦所不拒也後之為人臣者功高業鉅事涉可疑則有不朝者有召之而不至者況欲殺之而可致之乎文王者諸侯也人臣也生死之際非文王所敢知也如范蠡之扁舟遁去張子房之閉門謝事雖或可以保身然亦非文王所敢知也范蠡之去似可全身然卒使後世君臣猜忌百出無一日相安者其患自范蠡始也越王之不可與處想未必如紂之甚也紂而可事則天下無不可事之君文王之事盛德之事也舜不以天下而動其

心文王亦不以天下動其心故嘗謂武王似湯文王似舜其是之謂也非其所學俱至於是則其出處何以如是之同也作文王論

周公

人心一也有所謂限量之心有所謂天地之心限量之心大小雖不同而終歸於有所極天地之心無大無小茫乎不知其所極也世世有終歲飢寒容貌可悲一日遽然而飽則率爾高言輕侮閭巷此固愚甚不足道者有

終身檢束不出乎繩墨不違乎六經亦似有所識者及夫祿盈位崇則隄防愈密憂懼愈多患得患失無所不至是人也謂之非君子固不可也惜夫限量之心極於是矣安得不為爵祿累乎安可以語周公之事乎周公者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天下之貴至此極矣而公之自視不啻如布衣故處人臣之崇荷天下之重而公之心無有餘及四國流言之變且以公為不利於孺子天下之禍亦至此極矣公乃東征以避之公之

視去相位如土委地故當患難之衝履危險之叢而公之心無不足以無有餘無不足之心而論之是公之心天地之心也非限量之心也限量之心譬如舟焉有可以勝百斛者可以勝千斛者又其大至於萬斛者過此則不能勝其任也天地之心汪洋汗漫無所紀極春夏之生百物豐萃不見其多秋冬之殺百物凋落不見其少公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公之心也故處富貴涉患難無有餘不足之義也堯舜禹湯文武生而為帝

王未嘗有所喜以偶然所遇之時如是也於吾何所喜

仲尼生無一日如其意未嘗有所悲亦以偶然所遇之時如是也於吾何所悲堯舜禹湯文武仲尼之心天地之心也周公之心天地之心也故亦何所喜何所悲云爾學者欲學周公當先求夫此心則周公不難到也不然位愈崇而身愈屈勢彌盛而禮彌畀人謂其似周公吾見其去周公愈遠矣此不可不審也作周公論

孔子

以一世為事業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以萬世為事業者孔子是也夫數聖人者生而為帝王及夫異代則血食所不及孔子生無尺土死之日宮廟徧天下以栖栖旅人何為而有是耶唐虞之世皐夔稷契同時並出湯之世有一伊尹者周之世有太公召公閎夭太顛散宜生者如雲蒸雨至颯沓而出是有天下者乃可以收天下之士洙泗之人藜羮不飽一時英傑何所慕而俱至耶況顔淵閔子騫曽參原憲冉伯牛之徒是不獨為三

代人物所謂唐虞氏人物也以匹夫寒餓而羣賢並集是豈不賢於堯舜者乎故嘗謂堯舜事業夫子其優為之夫子之事業雖堯舜不能自必也孔子之道可以寒而死可以餓而死或僥倖為一飽之計仲尼不為也以是而施之堯舜事業何所不可以一身為萬世法以空言為萬世法堯舜其能自必乎故堯舜禹之道禹之後則無傳焉湯之道湯之後亦無傳焉文武之道文武之後亦絶而不傳夫子恐吾道之絶於後於是聚天下之

豪傑而傳其所傳此夫子之道所以至於今而未絕也夫子之道不絕則數聖人之道有所託是豈不賢於堯舜者乎雖然千載之日知其道者幾人哉或索之簡牘之上或求之簠簋之間嗚呼是皆所求者末也夫子之道不在乎是也予不意夫子不遇於一時又不遇於後世也然則夫子何求者乎哉曰夫子之不遇於魯庶乎後世有知我者或後世無知我者吾又待乎後世也終此天地豈無知我者乎此夫子之本心也此夫子以萬

世為事業者也人於少年不得志則悲愁無聊若不可以生况能待其老乎又况此生之不遇而能待其後世乎又况後世之不遇而復待其後世乎此夫子之道所以空天地窮古今前乎此無有也後乎此無有也作孔子論

伊川子程子

孔子之後百有餘歲而七篇之書出孟子之後千有餘年而程子之學興大道之傳盖亦有時非人力可為也

然孔孟生於衰世當時無有識者此無足恠也伊川生於明時一代人物炳然如華星雖東坡之賢尚竊非之况許其知道者誰乎乃知天下隨俗之人多而獨見之人少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吾於程子不敢有毫釐異同之論然伊川之門謂學文為害道似其說未必然也盖自有天地以来文章學問並行而不相悖周公仲尼其兼之者乎自是而後分為兩塗談道者以子思孟軻為宗論文者以屈原宋玉為本此周公仲尼

之道所以晦而不明闕而不全者也請以六經言之六經之道窮情性極天地無一毫可恨者六經之文則春容蔚媚簡古險恠何者為耳目易到之語是古之知道者未嘗不精於文也茍工於文章而不知學問則大道根源必闇然無所識通於學問而不知文章則古人句讀亦不能無窒礙是皆未可以談六經也故太史遷司馬相如揚子雲韓愈之徒文非不工也而道德之奥茫昧無所見其不可以談六經也明矣程子以學文為害

道則於六經淵源雖極其至而鼓吹天地謳吟情性又將何所託也是安得謂之集大成者乎故六經句讀亦不能無窒礙也孟軻氏以来千有餘年乃得一程子惜夫恥於論文故六經事業亦或有闕而未備者信乎此道之難也學者欲無愧於六經無憾於周公仲尼則學問固為大本而文章亦不得為末技也作伊川程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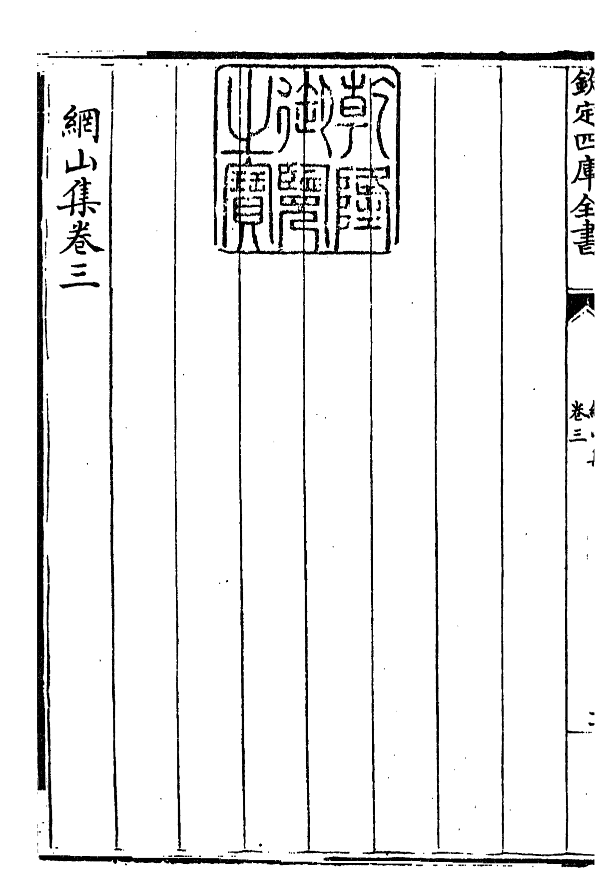
浮屠氏

孟子辯楊墨而楊墨之害熄韓子攻釋氏而釋氏之學

熾楊墨之學儒者之學也楊墨之賢孟子之所深知也
偶其所見之偏故孟子一鉞其蔽雖楊墨之辯亦且無
所容其喙况學楊墨者乎韓子之不知釋氏徒以空言
亂人視聽適所以為贅也中國之教西方之俗是本不
同此不足辯也韓子乃合中國夷狄而並論之宜乎不
足破釋氏也西方之俗予已置之勿論矣所可悲者中
國之人而為西方之俗也西方之俗豈無父子豈無夫
婦浮屠氏者西方之豪傑也其始亦有父子夫婦如人

家室然也其終則逃父割妻毀滅形骸邈如浮雲不復為人世之想雖其須髮必且盡去而後已是浮屠氏之見偶然如是也彼學浮屠氏者亦去其須髮不娶妻不長子此何為者也謂須髮為吾之累則天下百物何者非累乎謂去須髮為得道則有須髮之人皆謂之害道可乎西方之俗本無禮樂故西方之學者一切寓之無禮樂此不必論也中國之人亦何所見乃裂其衣冠去其須髮其無知也抑甚矣故常不恠夫浮屠氏亦不恠

夫西方之學浮屠氏者而深恠吾中國之人學之者之過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下車欲與之言是接輿者乃吾儒之所謂狂者故夫子欲與之語也六合之外王者所不治况以口舌辯之乎故韓子之强辯適所以為贅也曾子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至哉斯言也吾於浮屠氏亦云作浮屠氏論



絅山集卷三